



# 冬至,独属于我的喜悦与忧伤

姚文冬

我小时候,二十四节气对应的天气变化,十分精确。譬如,立春这天,一准暖阳高照,冻僵的土地表皮松融,一脚踩下去,软乎乎、颤悠悠;立冬的清晨,揭开水缸,会看见一层薄冰;还有清明,本是好好的天气,忽然就有阵狂风把黄沙刮得漫天舞,而后细雨霏霏。但是从什么时候起呢,这些有着漂亮名字的节气,就有些名不副实了,成了日历上的符号?

唯有冬至恒一,它昼短夜长的特点,不因气候环境而更改。在北方,十二月的下午五点天就黑了,冬至则日短到极致。冬至一过,会每日增长一寸光,白昼拉长了,肉眼都看得到。至元旦,才不足十日,下午的五点钟,已经能再次看到夕阳的余辉了。

我对冬至有偏爱。因我名字里有个“冬”字,便巧释冬至为——我来了。有人问,你是冬至出生的吗?我

说不是。我是大雪的次日出生的,大雪的下一个节气便是冬至,所以说,大雪后,我出生了,可不就是“冬至”吗?多么有趣的天人巧合!我为此而喜悦。

我结婚那天,是冬至。这个日子是我自己挑选的。我为什么这样选择,自己也说不出个理由来,只是凭直觉,觉得这两个字有气质。因为给不出合理的解释,父母不予认可,僵持了好几天,最后,母亲带着哭腔说:“不行,就是不行,那天是你姥爷的忌日。”我以为,这不过是母亲的借口,于是我竟脱口而出一句混账话:“怎么能让死人影响活人呢?”母亲惊愕地张大了嘴巴,父亲则低下头,沉默。

以后许多年,每与朋友谈到结婚的话题,或者谈起冬至,我都说,冬至是我的结婚纪念日。朋友问,为什么选择那天呢?我开玩笑说,很简单啊,一年中,唯有冬至

天黑得早啊。朋友闻听,会心地大笑,说:“你还真在乎那一两分钟啊,真是良宵一刻值千金。”

但是后来,我再不以此打趣了,因为我终于相信,那天的确是姥爷的忌日。虽然母亲记得的忌日,是农历的日期,那一年,正与冬至巧合了。想起反驳父母的那句混账话,他们却没有发怒,是他们知道,那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,所以选择了隐忍。而他们的心底,一定是在流泪。

你有多任性,亲人就有多受伤。

在古代,冬至非同寻常。自周、秦以来,是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的。汉以后,冬至则成为了一个节日,并盛行于唐、宋,且相沿至今。《后汉书》记载:“冬至前后,君子安身静体,百官绝事,不听政,择吉辰而后省事。”那几日,官民均要放假休息,军队待命、边塞闭关、商旅停

业,亲朋以美食相赠,并相互拜访、祝贺,如同今日之春节。魏晋六朝时,冬至称为“亚岁”,子女要向父母、长辈拜节。宋以后,冬至逐渐成为祭祀祖先、神灵的节庆活动。明清两代,皇帝行祭天大典,谓之“冬至郊天”。

冬至也被文人骚客吟诗作文流传。杜甫的《冬至》诗有“年年至日长为客,忽忽穷愁泥杀人。江上形容吾独老,天边风俗自相亲……”之句,慨叹自己多年客居他乡,生活穷困,人也渐老,每到冬至,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。可见,冬至触人情思,不亚于中秋、春节、重阳等传统节日。

可是到了今天,在盛行于民间的传统节日里,冬至却被冷遇。在北方,冬至只留下了吃饺子的习俗和昼短夜长的印象。但在我心里,冬至的分量却年年加重,盛放着独属于自己的喜悦与忧伤。

## ●网络新词语

### 不是我的错,是棉被的错

孟敬皓

“不是我的错,是棉被的错”源自早期启蒙动画片《宝宝巴士》中一集关于培养好情绪与好品格的儿歌视频。在该剧情中,角色兔一一赖床不起,兔妈妈多次催促他起床去幼儿园无果后,推门进入卧室强行将他拉起。此时,兔一一慵懒起身,狡辩道:“不是我的错,是棉被的错。是它抱住我,让我起不来。”动画的本意在于引导孩

子养成良好作息习惯,教育他们知错就改,而非在犯错后找借口推脱敷衍。

然而随着气温骤降,这一热梗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上走红,它被年轻人广泛用作对冬季起床困难的无奈自嘲。他们以撒娇、耍赖等生动可爱的方式,调侃自己睡懒觉的行为,既表达了对寒冷天气的抗拒,又增添了几分生活情趣。

鼻头凑近,又闻到一股淡淡的棉布香,仿佛老家晒场上的新棉花般温暖。

新兵训练的日子终于画上了句号。当崭新的水兵服发到手中时,我的目光瞬间被那顶水兵帽吸引——它静静地躺在那里,帽檐微微上翘,后部配有两根轻盈的飘带。帽墙上绣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”的字样,而那两根飘带似能随着海风自由飘动,带着几分灵动与洒脱。我轻轻抚摸着这顶水兵帽,心中满是欢喜与自豪。我对着镜子仔细端详,仿佛看到了自己在辽阔大海上乘风破浪的模样,看到了青春的激情与梦想的航向。

几年后,我被提拔为海军人军官,迎来了换上海军军官服的重要时刻。目光甫一触及那顶军官帽,我的心便随之震颤。它线条简洁流畅,帽檐微微上扬,透着无畏的气度;帽顶设计精致庄重,红色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戴上它的那一刻,我感

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。每次轻抚帽檐,都能感受到海军历史的厚重与传承。它不再是一顶普通的帽子,而是我军旅生涯的新起点。

转业后,我常梦见军帽——它承载着神圣使命,见证过无畏巡航,提醒着我责任在肩。这份使命将永远铭刻于心,激励我为祖国现代化事业贡献微薄之力。

2019年,海军成立70周年之际,部队为退役老兵寄来一顶印有“海军”字样的军便帽。那一刻,时光仿佛倒流,我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从军岁月。虽已脱下军装多年,但这顶军帽,宛如一把钥匙,轻轻打开了记忆的闸门:戍边守疆的日夜、并肩作战的战友、同甘共苦的时光……都化作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军帽,是我永远的骄傲。它时刻提醒着我:无论身处何方,我永远是一名军人,永远保持着军人的担当与赤诚。

## 沙漏

丁迎新

团团醒来时,眼角还挂着泪痕。睡了一觉的缘故,火气已消了大半。侧转头望向床边,小书桌上多了一个醒目的沙漏。

沙漏比书还高,像两个大大的水滴伸着嘴亲吻在一起,透明的玻璃瓶里是天蓝色的细沙。此时,细沙正通过中间相接的唇,如细小的水流般,缓缓洒落。团团看得目不转睛,残存的火气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
奶奶见团团醒了,急步走到床边,用手抹去团团的泪痕。团团能听见奶奶胸腔里微微的一声叹息。奶奶说:“团团是个乖孩子,别怪爸爸妈妈好吗?他们有他们的无奈,等你长大了,就好了。”

“哪来的?”团团眼睛还是盯在沙漏上,问奶奶。奶奶说,“是爷爷买给团团的。喜欢吗?”

团团没有说话,只是把沙漏颠倒了一下,让细沙再次反方向洒落。

团团上学了,不到半年,她拒绝了爷爷奶奶接送,自己坐公交车上学放学。她知道,爷爷奶奶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已经很吃力,不能因为接送自己再出什么闪失。

每当对爸爸妈妈的怨恨又涌上心头,团团逼迫自己坐到书桌前,与洒落的沙漏面对着面。那天蓝色的细沙像水,无声无息地流泻,没有任何

东西可以阻止它们。半个小时,再半个小时,心里即将燃起的火在流动的细沙面前,悄悄熄灭了,连心跳都变得舒缓和平静。

奶奶说,团团变得文静了。团团露出淡淡的微笑,一闪即逝。团团没有原谅爸爸妈妈,但不再恨。她无法

知道妈妈为什么不再回来,像一滴水蒸发了似的。爸爸又出去打工了,在挣钱养家和陪伴团团之间,他只能选择一样。团团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,大到自己养活自己,照顾爷爷奶奶。

听到爸爸出事的消息,团团看似面无表情,心里的惊悸,只有自己知道。还好,爸爸从工地正建的楼层上掉下来时,身体落在沙堆上,只是一条腿骨折了。

团团问遍了同学,总算买到了一个跟家里一模一样的沙漏。她已经知道,沙漏是爸爸买的,怕团团不要,就让奶奶撒了谎。

病房里的爸爸正睡着。团团轻轻把沙漏放到爸爸病床边的床头柜上。护士进来了,看到团团,甜甜地笑了笑,团团也笑了笑,慢慢出了病房。

走在路上的团团,一只手按按背后的书包,一只手提到胸前握成了拳头,贴着心口,紧紧地握。

知足与知止是生活的两种态度,前者与当下言和,后者与未来相契。

知足者,无论境遇如何,都会安于当下,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,知足者都能欣然接受,他缺少进取心,却多了包容力;知止者,常有梦想目标,因此总是热情满满,但并不执着于那些梦想

和实现,他只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,遇到错误或者无法逾越的困难,绝不会勉力而为,而是会选择停下来,重新修正方向。

知足者与知止者的目光聚焦并不一样,因此决定了两者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。知足者如湖水,平静安宁,不与他人争抢,从不好高骛远,便少了冲劲与主动性;知止者如河流,可以奔腾向前,也可以安守一隅,他的目光在前方,却不会被前方所迷惑,择机而动,适时而止。

知足者往往知足,但知止者却少有知足。知足者往往性情恬淡,喜静不喜动,因此知足者的世界往往地理范围较小,一个小院一件小屋足矣;知止者则多活泼好动,虽然头脑清醒能够及时止损,但总会冒出奇思妙想并付诸行动,因为好动所以才能反衬出知止的可贵。

毕竟,若不知止而一味横冲直撞,不与未来相契,必与当下互伤。

知足与知止并无高下之分,但对于生命质量而言,窃以为,还是知止者更有生活品位。毕竟,人生是一场不可逆的旅程,山重水复才有意思,柳暗花明才有意义。只是,生命的最终归宿却必然是知足常乐,因为,一个渐渐老去的人会渐渐失去活力,只有知足,把一切好恶顺逆都包容接纳,才能安然面对命运,才能真正品得人生况味。



## 老式餐桌

在一座家具城的一角,看到几件老式家具,灰头土脸的,像是准备当“劈柴”处理。一问,果然。看到其中一件老式折叠餐桌,我一时有些心动。

这种折叠式餐桌,过去几乎家家都有。那时人们住房面积普遍有限,为充分利用空间,许多家具便有了折叠的样式,尤其是这种餐桌,平时收拢,靠边站,或放在一个夹缝中,用餐时再打开。

说是餐桌,其实还有许多用处。孩子写作业、做手工都用得上,做饭时放案板,家里来客人,铺上桌布、摆上茶具,就成了茶几。

如今桌子的样式多种多样,但功能一般都很单一,还没有哪种桌子能有老式折叠餐桌这样多的功能,它默默奉献得实在多。

联想这么多,再望向那老式折叠餐桌,便不由得心生恭敬,虽然它与许多家庭告别了,但告别不等于相忘,在人们心目中,它会一直占有一席之地。

## 帽檐下的誓言

刘新民

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,我对军帽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情结。它戴在头上,是使命的象征,是担当的印记,承载着我军旅生涯的荣光。

我对军帽的情结,始于初中。那时,学校有位高中生应征入伍,他穿着部队新发的军装返校与师生道别。那身军装笔挺威武,尤其当他抬手行军礼时,五指并拢、手指正对帽檐斜下方的姿态,更显英姿飒爽。那顶军帽格外吸引我,我直勾勾地盯着它,目光久久不愿移开。从那一刻起,我便心念念念地向往着:何时我也能戴上这样一顶军帽,以表达对军人的崇敬与向往。

高中毕业那年,海军来学校征兵。我带头报了名,经过体检、政审等层层筛

选,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。发军装那天,武装部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:由于本地军需仓库海军服装库存有限,首次发放军装只能先提供陆军军服,待部队训练结束后,再统一发放水兵服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心里虽有一丝失落,但转念一想,既然已经入伍,绿色军帽同样承载着军人的荣光。它依然是我心中最珍爱的象征。

记得那个发放陆军军服的冬天,我们新兵一班整齐列队在武装部大厅里。听到点到我的名字,我一个箭步冲上前,接过军装时,双手竟微微发抖。我先把其他衣物轻轻放在地板上,然后双手托起那顶军帽。指腹擦过帽檐时,我摸到了细密的针脚;